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苑洛集卷一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周元瓘

苑洛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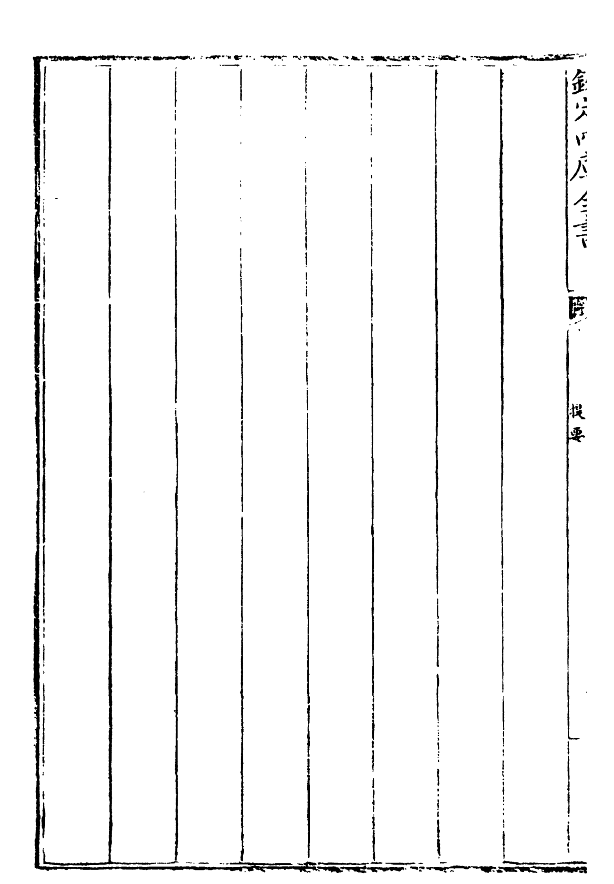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苑洛集二十三卷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啟蒙意見已著録是集凡序二卷記一卷誌銘三卷表一卷傳一卷策問一卷詩一卷詞一卷奏議五卷見聞攷隨録五卷乃嘉靖末所刋汾陽孔天允為之序當正嘉之際北

地信陽方用其學提唱海内邦竒獨不相附和以著書餘事發為文章不必沾沾求合於古人而記問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吕數術兵法之屬無不博覽精思得其要領故其徵引之富議論之核一一具有根柢不同綴拾浮華至見聞考隨録所紀朝廷典故頗為詳備其間如識于謙不能匡正之失及辨張綵阿附劉瑾之事雖不免小有偏駁而序次明晰

可資考据其他辨論經議闡發易數更多精確可傳蓋有本之學雖瑣聞雜記亦與空談者異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苑洛集卷一

明 韓邦奇 撰

洪範圖解序

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燦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峰氏因律吕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賛之辭由占以致其用泄大

禹之神藏發箕子之妙用而範之為範總於稽疑矣大哉範乎上配周易洪纖脗合無毫髮爽其為占也蓍皆五十用皆四十有九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三故揲以三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二四為八八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掛揲歸終始皆同自然配合若天地陰陽不可少其一雖康節之經世亦别為機軸太玄潛虛之

屬安能涉其波流乎夫羲文之學見於易禹箕之學見於範孔子作十翼而易以傳箕子既没不得而傳焉九峯生於二千餘年之後始紹其絶理由心得業不師傳其功懋矣當宋時五星聚奎實範成之兆其他諸儒明道立德註釋經書固漢唐以來儒者之常不得與於斯也數辭未備而蔡子卒乃又絶矣鰲峯氏補其缺辭而訓釋之其義復明然碁有陰陽蓍惟奇偶而考占未備焉至於今其殆將又絶矣乎洪範傳曰象以偶為用者

也有應則吉範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又曰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間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此範學傳燈之秘也著之篇末以示讀範之士云

正蒙拾遺序

學不足以一天人合萬物不足以言學吾讀正蒙知天人萬物本一體也混沌之初也一元之氣渣滓融盡湛然清寧而萬象皆具一極中易所謂太極天之性也及其動静繼成之後氣化形生並育並行是天率天之性而行是之謂天道夫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人生之初也天賦之理無偏不倚凝然静一而萬行皆備於其中書所謂降衷人之性也及其感通幾微之際形生神發隨接隨應是人率人之性而行是之謂人道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夫子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流行上下之昭著者至於蠢鳴蟬噪蟻走蠅飛皆天道也親親仁

民忠君敬長明體適用之大者至於一言一動之發一事一物之處皆人道也君子之自強不息即化育之川逝如斯夫道一而已矣道也者蓋皆指其發見流行顯仁之用踐履制作彰施之功夫豈論於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際哉不有卵乎黄白耳雛未之見也羽血骨肉心肝腸腎缺一而雛不完卵則雛之極也不有核乎仁種耳木未之見也花葉枝幹根株果實缺一而木不完核則木之極也卵核者即雛木之本體不離乎雛木不

離乎雖木而為言耳夫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萬物天地之子也子有不肖父母者守天地萬物其始也先有生後有成其終也先消成後消生生而少少而壯矣壯而衰衰而滅矣天之開也斯昭昭之多積一萬八百年而天始成地之闢也一撮土之多積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山以漸而高矣海以漸而大矣若一開闢焉天地山海即若是之高且大也則是人一出乎胎也即髮委地而鬚拂膺堂堂七尺之軀經營幹理通達萬變矣木一

出乎核即合抱參天果實俱完矣有是理乎其消也天吾知其日削其圓地吾知其日損其方山吾知其日卑矣海吾知其日小矣但其化幾微人不之覺焉如今日前之世萬民萬物濟濟林立忽一日而盡皆沒滅亦可傷也是故造化之運消長之機方混沌即漸開闢方開闢即漸混沌如圜無端無一息之停長於子漸至於巳開闢極矣消於午漸至於亥復混沌矣自子至寅歷三時而形象備自酉至亥歷三時而渣滓盡然則一元十

二辰混沌者六辰開闢者六辰一歲之候晝夜之道也唐虞三代當午之正時雍風動之化其盛極矣前此以來渾厚敦龎日進於文明後此以往澆漓乖賊日趨於澌盡嗟夫今午日昃一代降於一代造化老矣孰能挽回唐虞三代之治乎創業之君守成之賢主不過服藥節食使少病康強爾固不能紅顔黑髮如少壯之年也張子曰大虚無形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又曰知虚空即氣則無無察乎此則先儒所謂道為太極其理則

謂之道老氏所謂無佛氏所謂空不辨而自白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君子反經而已矣凡此皆正蒙之本旨諸註之所遺也謹為之拾

樂休園詩序

雄山仇子既家食乃作園園名樂休既而詠以詩既而賢士大夫遊於園者和之既而和之者衆合為集而仇子没矣仇子之弟儀賔君森刋諸木夫樂者情之一也無往而不在樂休者休之樂樂之一也夫樂者情之正

動以天自足於已而不累於物者也何假於園與詩哉夫園與詩適以寄此樂言此情而已樂固不在乎是也嗟夫情既熾而物是役世之人知樂之真者鮮矣夫苟得是樂之真也則雖無是園與是詩亦樂也夫苟不得是樂之真也則是園與是詩喪志而逐物憂之媒也夫樂無往而不在者也憂不出其位者也時行則行所以儆戒盡瘁者皆樂也時止則止所以省身勤家者皆樂也古之賢聖所以憂勤惕勵無時豫怠者防此樂之或

喪耳夫茍既休矣謂榮名利達之所不繫遂乃軒然自得快然自娱徜徉於山水花木詞翰之間置生事世故於不聞此衆人之所謂樂而君子之所甚憂者也其如真樂何哉如吾仇子則知樂之真而不役於物者也何以言之觀仇子之家範可知矣觀仇子之家範則其所以憂勤惕厲者可考也而所以處乎休者可考也然則仇子之樂豈真在於園與詩哉

啓蒙意見序

夫易理數辭象而已矣理者主乎此者也數者計乎此者也辭者述乎此者也象者狀乎此者也圖書者理之輿也辭之方也數之備也象之顯也是故聖人觀象以畫卦因數以命爻修辭以達義極深以窮理易以立焉自夫子稱相盪而先天之義微微之者後儒失之也夫相盪者自八而六十四者也先天者加一倍者也其本同其末異其生異其成同而漢以下莫能一焉宋邵康節氏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

四朱晦庵氏為之本圖書為之原卦畫為之明蓍策為之考占變於是乎易之先後始有其序而理數辭象之功懋矣奇也魯而善忘誦而習之有所得焉則識之於册將以備温故焉奇也愚而少達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則自為之説將以就有道焉是故為之備其象盡其數增釋其辭矣理則吾末如之何也

刻關西奏議序

奏議少師大學士邃庵楊公先後涖關西經略疏也弘

治中孝皇用廷臣議勑公以御史中丞督馬政嗣改撫全陜未幾授鉞總制三邊正德中以大學士謝事歸今上以大司馬兼御史大夫起復總制奏議事類三茶馬巡撫總制卷十八凡一百九十四章大抵皆籌邊策也先已板行然各為一帙侍御劉公裒而為一復刋之蓋期遂流遐布風斯世也以序屬予夫國之大事在兵而邊兵為尤大邊務者在今時尤當急為處畫而不可頃刻忘者也昔漢唐宋之興也當北敵之盛冒頓突厥皆

一時雄桀遼金則儼然強大鄰國矣當其時君臣上下日夕講求惟和親征戰歲幣之務是故備邊之法為甚詳我國家隆興當北敵之弱元自太祖以來據有淮北世祖奄有中華承平百年諸寇皆化而與中國之人等前代當承平之時武備雖弛尚有備邊之兵元則華夷一統雖邊備亦廢刬其人驕佚怠惰服役惟漢南之民豈惟與中國之人等且中國之不若矣我高皇遣將北定中原元順奉首漠竄而大命革矣又值我文皇之英

武秉百戰之威提兵北狩窮追遠討彼以素昔屋居粟食之人一旦而處露宿茹血之地身不勝甲胄手不習干戈駿奔脫生之不暇又安敢向南發一矢哉當其弱也是故備邊之法較先代畧焉距今幾二百年彼之生養教訓復其故性而内地雍熙日久人不知兵往歲敵入上谷則犯我畿甸入雲中則掠我太原入上郡則環慶以北所過無遺民幾已可虞漸不可長也漢儒有言識時務者呼為俊傑公之文章著在關陜侍御公獨取

是編而表章之揚先烈作國兵先真知時務之要者哉自時海内豪傑如霍衛者振奮而起宣我國家之素威挫彼屢勝之強敵為中夏千萬年之計孰非公之遺教孰非侍御公表章之功哉是編也燦若景星人所快覩奇也安能賛一辭

梁園寓稿序

山林多隱逸之士田野多癈閒之才下僚多宏碩之器此世亂之徵也載觀往古有道之時圜數千里之遠農

商工賈之外無餘人間有一二則懸車之老或罷床之夫也予讀夏臺王先生梁園寓稿夷論其世深有感焉先生晉之夏人所著有敝幕集山林樵唱克復自驗錄及斯稿敝幕集弘治中已刻之木中憲先君為之序茲夏尹高君又將刻是稿先生曽孫繼善從予遊請序之稿首先生問學該博義理淵微文章典雅詩律清新生衰元之季不屑苟祿隱居中條山講學稽德若將終身焉洪武中徵拜翰林編修晉之産先生同時同德杜公

徵拜為尚書壺闕四賢共惟登庸焉昔箕子有言五事曰聖俊民用章國乃平康五事曰狂俊民用微國乃不寧元至正間非無鷹揚豹變之人以供壯猷熙績之用當其時上恣下慢疇敗倫斁晝夜頽頽敷同罔功志功名者播棄而不錄志道德者珍修以自藏於是主勢日孤國脈日絕羣雄並起而天下大亂矣我太祖高皇帝以聖武之德承神天之運光復華夏垂創緒業成湯武弔伐之功致堯舜平協之治凡資以為耳目股肱之用

者彬彬濟濟景附雲從多先元之遺賢也夫天下之治忽係乎賢賢才之出處觀乎德古之善謀國者乾乾翼翼自周圖終崇玉鉉金鼎之愛保護而重惜之孰肯為淵以敺魚為叢以敺雀哉是故漢有二傑焉蕭何者秦之邑吏也韓信者楚之亡將也

順天府鄉試錄序

仰惟皇上中興起運聖學緝熙明德峻極剗先朝之弊孔祖宗之舊而於人材一事尤加意焉嘉靖戊子當鄉

試之期順天府府尹臣黎奭以考試官請上命右庶子臣韓邦奇臣方鵬主其事而同考試官則署員外郎臣鄧尚義主事臣方一桂臣吳麟行人臣楊春芳助教臣薛僑教諭臣李憲臣李粹然訓導臣張善臣何器也祖宗之初司文衡者不惟其官惟其人耳其後乃一切皆用儒官取人之途既狹而欲收得人之效顧不難哉邇者皇上用廷臣議畿內擇京官進士出身文學著聲名者每經各一人而其餘儒官遴選之視昔亦加嚴矣比

入院監試則監察御史臣丘道隆臣吳鎧先期經理而臣奭實任提調之責維時士之就試者三千五百一十七人三試之中式者百三十有五人制也事竣乃録其姓氏及文之尤者為録以獻臣當序諸首臣惟我皇上以非常之主龍飛特起而於文衡之司令特用以非常之選者此無他蓋得夫非常之才耳責望之深付託之重凡我諸執事其不自懼以求自副乎此無他其道惟公與明耳公則取之有其本而不才者不得以亂真明

則照之有其具而不才者不能以亂真明非臣等所敢知也是惟孜孜於公以求自盡而免折覆之咎焉由是而求之非常之才其庶可得乎夫聖天子垂情如此諸職事戒慎如此凡以為諸士子也諸士子其亦知所自懼求以自副乎此無他以非常之事業自期待耳今觀諸士子之所陳郁郁乎慥慥乎非道莫言也究義理皆斯道之精微條事物皆斯道之殊散論政治皆斯道之顯發即是而觀之諸士子其能建非常之事業以自奮

者乎此無他行是言也勿庸違焉耳惟時諸執事不負其職而有以荅聖天子之休諸士子不負其言而有以慰諸職事之望矣此無他惟我聖天子非常之德覆冐如天地浸漬如江河如臣等一草一木之微孰不自盡其生生之化乎經曰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又曰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其惟令休與諸職事諸士子其非常之遭際何如也其非常之榮幸何如也凡我諸職事其勗之凡我諸士子其勗之

歴官表奏序

少師大學士介溪嚴公之左史録公歴官表奏彙爲巨帙而分類有七曰論建曰題奏曰辭免曰稱賀曰陳謝曰題請曰避言十卷一百六十二通竒習見公荷聖天子之倚眷晉日三接盃錫十朋言則都俞位則元輔矣且見公德望勲庸天下尊而仰之肅而將之矣及得是編而讀之乃知聖天子所以倚眷公及公之大作獲知遇之隆有所自也惟古昔名臣碩輔際聖王遭明旹也

登名鼎彝垂光汗簡其發之也宏必其蓄之也富然考其大要惟二焉有高天下之才曰相才有高天下之度曰相度夫大臣之責萬幾攸代天下之重一身任之非才高天下何以能勝非度高天下何以能容然度在人情尤為所難辛甘燥濕欲其調劑黷闇汙濁欲其茹納非包荒之量忍巽之堅其何以濟昔有宋之命相也非才俯一世名冠一時者不得預其選自今觀之有高下之不同者非其才之不足葢度之未恢也是編也其經

綸惠亮之宏猷通權達變之妙用鳳翔豹變之文章無不畢見中間曲折調護則又見其心勞力瘁牖卷之納遇因事以就忠將順以成志有非尋常者所能測至於不知公者屢加詆誣公豈惟不之較有疏而論救者夫何古今以為難者而公獨處之易哉聞公方六歲書過目即弗忘即曉解義理在庠序沓人即以公輔期之然則公之才與度葢得之天而養之素者也書曰吉哉乃言惟服聖天子之納善也又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公

之報稱也嗚呼盛矣哉

北畿鄉試同年叙齒録序

戊子余及矯亭方公被命主考順天鄉試明年中式諸君子以其齒録而刻之時余已里居壬辰余復至京師諸君子請余序夫鄉試有録矣復録此者存厚也宗儒有言士以忠厚為本厚者萬善之基百行之首也是故厚於國者臣之忠者也厚於家者子之孝者也是録也諸君子于朋友之厚者也朋友且厚矣而況於國乎況於

家乎然則諸君子為忠為孝即是録而盡之矣忠與孝萬善百行盡之矣兹録之刻也其益博矣乎故事余當序諸首而矯亭序諸後矯亭余戊辰同年也𦒿則先余五年是故進矯亭於首而余後焉亦以厚也余又以厚而為諸君子倡也諸君子其勿忘厚乎夫峭焉而訐非厚也比焉而同亦非厚也諸君子其察厚之道乎

易林推用序

五星連珠日月合璧所謂七曜齊元之法數之始也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天運之全數也微秒不盡餘數也三百四十八一歲月運之數也三百六十者六甲相乘六甲之全數也月甲之數非造化之正而聖人兼取之者乾坤之大用也今夫端陽之日非五氣之五日也諸家之術用之必驗六甲非氣之全自古紀數必用者乾坤之用不可遺也數雖萬變不齊然實不過於三元再倍而六得全日三百六十六雖曰日之所餘歴不能齊於全日無損焉聖人倚數於此矣是數也以

天運為體以月運紀年以甲子紀日歲餘三時四餘益一支干起於丙上元之首三百六十年一運之始推自坎中焉直日之爻千歲可坐而致矣為京氏之學者此其階也

澤州志序

予友友山王子仲和之守澤也有邦亮采文典是敦爰命儒學正郭君撰州志志成將刋之屬予序夫志紀也紀其實也是故志貴實而已矣天下類有作焉實則鮮

矣其何以徵乎是故采風者憾焉自吾朝邑言之副都御史李公以鄉舉與方一統志之作也諸生華以進士之稱纂修者弗能正也北洛大川冒漆沮之名相去遠矣申屠思恭四賢之大節遺而不録懷丙之瑣細胡取乎夫進士登科録可考也川源地理之顯著者也四賢之事唐史所載甚明也一統志館閣名臣所述也如斯而已矣他何望焉故實者鮮矣是集也其足以徵乎王子論篤博雅君子也其必有以考實矣是故可以託諸

木矣

王公行實序

王公既没於是丹徒靳宗伯為王公墓表杜鄠王遐部為王公誌銘高陵呂太史為王公傳泰安胡太史為王公狀而王公歷履始末詳矣王公亢爽不羈所為皆大度事喜直言故立朝多所論列王公能面可否人人或有過枉輒被詰人以是謹避王公王公以是重得罪於人而王公蓋囂囂不戚也今觀四家之所稱述大率皆

類此可為王公行實矣

北司獄中聯句序

余既為守臣狀論徵詣京師下錦衣北司獄越二十餘日東巖以言禮並繫又二十餘日於是各出所懐相得甚懽或物感必為詩詩必聯聯止盡意不求工也故雖拷掠禁錮不覺有愁苦狀余與東巖相聞巳久今日則動静飲食須臾不違語所謂造次顛沛之時於是相知始真矣東巖曰斯及也又何幸也乃得東北之朋可以

世講矣顧余夷坦踈逸雖弗若東巖之沉毅淵默然昔則同年也平生則同心也今又同守坎血之需而不違明夷之道以達其變也況余之得罪不在於守臣之狀東巖之得罪不專於言禮之章天下容有詳之者其事復偶有相同矣君子以同道為朋誠若東巖之云哉夫古之人不輕於定交亦不輕於絶交惟其終之不可以輕絶故其始不輕定交於可絶之人若其本同而末異違忠孝之節觸貪殘之禁懐讒諂之奸友以義合者也

請終絶之何恤朱穆之貞孤其一言一行出入小德之中將由涓涓以成江海雖在千里勿忘箴規亦不得為蘇章之矯激友之時義大矣哉昔管華並學齊名海内夫何未幾一則秉服道德為天下高士一則躬親惡逆為千古罪人一念之萌遠矣又嘗見古今豪傑之士一為時所棄斥遂荒唐曠達寄情於神仙麴蘗之間自以為迴出風塵之外而不知已落風塵之下矣此尤今日責善之切務也余與東巖其懋勅之别矣各録其詩一

通以誌意而復為前說云

陝西奏議序

侍御張公欽承天子明德廵於西嶽既年餘奏議積成巨帙吾陝藩臬諸公請刻以傳公按陝也風采凝肅威動河華羣司百執事竦息屏慴奔命趨職罔敢或後一時咸稱明作賢士大夫往往誦說今復獲見奏議焉夫言不切於時務不關於經世則雖富如相如奇如子雲徒為君子嗤吾病夫建議者泛言蔓說虛談迂論檄牒

紛紛罔裨實用遂使胥史目為通行諸司揮而弗視謄録者執筆稱苦依准者惜紙浩歎滑稽之士摘其浮謬之甚者以為話柄則亦何貴於言哉今觀公疏纍纍幾萬言中間昭功勅罰矜眚刑故佑善懲姦防微剔蠹結久滯之獄發積弊之隱是皆可示戒可用勸可底行是故延緩撫鎮之論天子為之收回成命特賜嘉納自餘諸章部院復逆僉同亦多允俞昔漢人以識時務為俊傑宋人以彈文為經世然則羣司百執事震服於公而

收明作之效者有由矣是故藩臬刻而傳之奏議凡若干卷計若干通

南渠存稿序

南渠大中丞黃巖王公號也稿録公所著也存稿録其存者也録其存亡者多矣奚其亡公遭天蕩之變盡沉之江也公子南臺經歷君得之家笥訪之朋舊索之公署及故吏有潛録之者詩九卷文五卷疏二卷盖十之四五耳然巳富矣昔歲公舟覆於江流數十里幾至金

山舟尚不折公扶樓柱而立水没胷時同溺者書生公曰吾平生無逆理事今若此命也書生姑慰觧之曰尚未可知公曰已若此知為江耶海耶何謂未可知舟子溺者抱鼓楹浮於江漁舟拯之舟子言公溺乃集數舟追公適潮逆湧覆舟上流衆環視援策無所出乃載薪舟下衆曰採薪者必有斧斤呼薪舟至共鑿舟底出公及書生公曰水深吾兒幼必死矣衆人鑿兒艙并出之衆請公登岸公曰尚有隷數人豈可吾父子獨生而遽

往乃命鑿隸艙皆出之嗚呼長江天蕩之險大風舟覆漂流數十里鑿舟而出無一溺死者異矣哉聞之傳紀古之人有蒙大難而不死者必天地鬼神有以相之天地鬼神夫豈有私於人哉必其人有大德行足以感天地動鬼神而後獲其應然必使之遭此者蓋將顯君子之善申祐命之公以為下土勸也嘗稽公之履察公之安清操峻節忠言惠政行已立朝足以式士類而範官常是變也當死生大故之時乃能從容就命不忘拯同

難之細人即此亦可以徵其所養可謂盛德君子矣豈可謂適而遭幸而脫哉若斯稿之風調則李陸諸公評品已詳而讀斯稿者亦能自得焉故獨取公之出坎陷而亨貞者詳著稿存之由且以昭德感示天應云

介一集序

雷生洵溥刻其父介一集來問序介一起家名進士拜官行人性介直罔諧於時早就里居因以介一自號里居者二十餘年故得從容於詩文今卒矣洵溥二生刻

之夫人子於其親之手澤雖物玩之微且珍藏之弗忍遺也況詩文乃前人精神心術之所運所以詔來裔而示後進者仁人孝子忍弗傳乎且二生者亦敏秀能詩文是又能以身傳其親之善者豈徒託之木而已哉若其詩調文格讀其集者能自得之固不俟吾言也

志樂序

昔子華有志於樂孔子扣之曰非曰能之願學焉竒何人也議及於斯竊有志而未能也故曰志樂云夫樂生

於心者也有是心而無所寄宣其意於言言成章為詩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被之聲容是謂之樂樂無詩非樂也亦無樂也古樂之亡久矣周禮失其真樂記遺其制去籍於諸侯之僭殘壊於秦火之焚漢儒附會於其前諸家紛紜於其後上誣天文下誣地理中誣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此通彼滯小就大遺零星破碎補湊牽合取其一庶或可用會其同則見難行卒皆人為之私夫豈天然之妙於人心固已戾矣又何

暇論雅與淫古與今哉是編也一以質實為體敷施為用諧聲為止中律為的凡宫商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隂陽之相宜如星之麗天如風之行水如織貝之經緯乎文綺雖萬象錯列而各有條理皆取諸造化之自然而不敢附之以已意期於宣人情而承詩歌耳雖不必屑屑乎考天文察地理稽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自有所符契焉考之古人制作之極用之圜丘而天神降用之方澤而地示出用之宗廟而

祖考格用之朝廷而庶尹諧用之房中而宫闈睦此無他順其自然發乎人心宫商正變全半陰陽中節而巳矣顧玆薄藝亦惟可以措之行事美其觀聽不失乎樂之情焉耳若夫究其功用極感通之妙探其本原繼夔倫之志以承古人之絶學以備一時之制作則有子有言以俟君子云

永和孝行圖序

嘉靖乙酉苑洛子守冀南聞王仁而克愛也入汾謁王

見王恭而有禮也丙申苑洛子撫晉陽再入汾謁王則王愛益博禮亦至矣王之言曰貴不期驕爲善最樂我宗室祿位既崇髙矣乃復剥民以益依勢以陵豈所以光祖訓而保邦家哉苑洛子心善之意王行既有所成德必有所本也既而世子出王孝行圖冊假觀焉苑洛子曰嗟夫此王所以恭而愛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王克孝焉則仁不期愛而禮不期恭矣經有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夫王孝則

自能愛而恭焉觀王之愛且恭則不必考圖披冊而王之孝固可徵矣昔武王誥康叔曰率由典常慎乃服命弘乃烈祖世世享德則王能光祖訓而保邦家也必矣王曰善哉言矣寡人將進之苑洛子曰孟軻氏有言人皆有所不忍達之則仁人皆有所不為達之則義在王擴而充之矣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論式序

論文之一體也自春秋迄於今代有作焉春秋秦漢之

文富而麗雄而健淵宏而愽大波瀾轉折變化無端入口膾炙擲地金聲莫之尚矣魏晉之文介乎漢唐之間至唐則去春秋秦漢固十倍矣而况於宋乎而况於宋之衰乎國家中塲以論取士士之文優者刻之以式士子而士子式焉曰程文成化以前類春秋秦漢體也弘治間則效唐而專於韓柳或效宋則亦專於歐蘇嘉靖初年以來一二文衡之士效衰宋之體刻之録同考之士見其非時舊格也而未見秦漢之大妄以古文批註

之窮鄉僻邑之士以為真古文也而效之夫衰宋之文枯澀萎弱已不足觀而效之為程文者已不及矣而士子又未見衰宋之文也止模程文而效之又不及矣文之衰亦至此乎夫論議也辯也譬之人焉秦漢之文若儀秦在六國之堂指譬曉告縱横馳騁言切利害事析毫釐聽者拱聳人莫得而難之衰宋之文正如吃人獻說於項籍張飛之前叱咤顧盼之下惴惴焉畧達乎已意而氣已索然銷沮矣其為髙下可知也因取自春秋

以及唐宋論之平正體裁類令舉業者十數篇為吾家子弟式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諸子弟其知所從事云

正蒙會稿序

正德中吾友何子仲默以近山劉先生正蒙會稿見遺初弘治中余嘗為正蒙解結大抵先其難者繼見蘭江張子廷式正蒙發微詳盡及於易者顧於予之解畧焉嘗欲合二書而刻之今見會稿則難易兼備矣乃取解結焚之使廷式見之亦將焚其發微乎先生為郡守權

瑾慕其名而超遷之官至大司徒先生不樂居其位時權瑾方以勵精嚴肅責廷臣先生每朝故布素至部則痛飲而卧不治事以冀不合於瑾而去瑾果怒欲罷先生後竟中策士之料弗獲遂及瑾敗内閣諸大臣議也使瑾果成其逆劉近山雖萬剉其屍亦不從也然亦竟致仕先生有大受之才有休休之量有堅貞不可奪之操乃一蹶而不起其皆不知先生耶其亦知之而不敢言耶語云負大任者難釋抱大屈者難伸其亦先生之

屈事自大耶故因序是稿而著此使讀先生之書者得以論其世焉

律呂直解序

解數學者類以筭法乘之古文訓之讀者益難律學尤其難者直解者不文欲易讀也戰國嬴秦之間律學幾絶矣兩漢諸儒著論頗多馬遷班固為之宗而固尤得其正至晉荀朂號為知音能以牛鐸為全半子二十三聲莫不中律朂樂既成奏之阮咸以為髙中聲一黍朂

以為妄及撅得周玉尺較已所造樂器皆高一黍𧰼始服咸精隋萬寳常擊食器聲若咸韶當時律學諸君子以寳常優伶之子恥與同列咸常二子庶神契乎中聲者矣而咸位下僚常生賤品是天不欲古樂之興也唐宋以來制作紛紛殊無一定蔡西山氏上宗班固斟酌馬遷以下諸儒論議著為律吕新書亦略明備矣然理雖顯而文隱數雖著而意深弘治間余為舉子時為之直解正德巳巳僉憲西蜀王公刻之濮州尚書崑山周

公為御史時刻之平陽都憲蒲田方公為布政時刻之杭州州幕洪洞岳君溥刻之同州至今四十餘年律學諸君子或謂黃鍾用九不用十無體數新書不當分體用夫謂作樂用九不用十可也黃鍾無十權衡度量何自而生天下之務廢矣此論蓋讀直解而得者新書何嘗分體用直解始分之耳論者徒見直解附於新書之下而不知實非新書之說故云以是知為讀直解而得者也或謂必求中聲不當從事於器數夫聖人之道有

下學有上達惟聖人則一以貫之學者必由下學然後可以上達求中聲而不由器數正猶孟子所謂不由善信而欲至於聖神也天下之事學則熟熟則精精則妙妙則神矣且聖人不能以一身周天下之用故制為法度以教萬世孔子在齊聞韶當時戞擊而搏拊者非皆夔倫也其美如此者器數存故也若謂聖人既往法不可恃則五經可焚矣或謂太玄無形太陰無聲尚得其妙一絃可也無絃亦可也茍扄寶常安用八音哉夫聖

人之禮有本有文建中道於一身被中聲於八音是以為金為石為絲為竹為歌為舞為玄為黄有文有武有羽有干有繁有簡有疎有數不一而足今試以祭祀之時宴享之際盡去八音使笱簴摇牛鐸寶常擊食器可乎不可乎故君子不為荒唐之虛言究心制作之實用黄鍾之用宏矣豈獨樂哉制事立法度物軌則大而天地日月小而衣服盤盂皆其用也其體物而不遺者乎

苑洛集卷二

明　韓邦奇　撰

賀封考功郎中思竹錢公七十序

嘉靖丁未公壽七十視聽聰明精神凝固顏色清潤鬚髮始斑言動若强仕人公子銀臺大夫景山公迎養南都初景山官天官勲部公封承德郎署員外郎景山官考功封奉政大夫郎中十月十二日初辰也羣公畢賀

賀皆以文景山復以文屬余夫人固貴於壽矣壽而匪福者累福矣福而匪德者辱故人有年壽有福壽有德壽惟德則尚壽也箕子演疇用昭福極首之以壽而曰貧極曰疾極曰憂極斯不亦累矣乎累奚以壽申之以富康寧而曰惡極曰弱極斯不亦辱矣乎辱奚以壽故以攸好德終焉夫苟好德則其壽千萬世未已也公今七十猶健期頤未艾兩膺封典勑誥焜煌厚蓄好禮榮享祿養景山孝竭無方百順迎和可謂壽而福矣公之

初封也皇帝勅曰行履端方操持謙慎事親惟孝教子惟忠丕誕鍾仁之本大開積善之基其再封也皇帝制曰厚善在躬隱於世緒榮及壽康斯作德之報使非公好德之篤輝光何以上聞若是耶箕子又曰遵王之道是訓是行公其有之昔伏生九十傳經於漢張萬福八十振直於唐文彥博八十有五平章於宋自漢以來千七百年間九十若八十不知幾千萬人而三公獨以壽名謂雖至今存可也是尚壽也公自是而往上感聖褒

下行素履善與年進老而不回重以景山之賢崇階峻封必極顯揚仰追古人永辭後世葢無量也豈止為百年之身而已哉公世官陰陽正術以父號竹隱故取思竹自號云

送王侯東歸序

丙戌部使者分行天下督邊稅王侯告最部使者旌焉陳牲加幣益以庶品侯考檄而納之民曰此盛舉也盍大其烹乃盛為供張於廳事士大夫銘功於旌常賀焉

明年丁亥院使者代天子西巡華嶽謂侯為役將按之侯曰知縣誠有罪焉耳時之通禮知縣不能違也院使者曰禁酤充閭發者當之何謂通禮哉乃告之刺史方伯刺史方伯曰人情也請原之院使者曰吾法官也安用情為請如法於是刺史方伯下之郡守郡守曰此非太甚復請於院使者而院使者復以法辭遂罷侯官侯行矣吾邑人曰侯以功獲罪惜也夫禍福相為倚伏造化弗可先知得馬而折肱折肱而免戍侯之被旌也謂

升騰有日矣抑孰知其為戾階乎侯之歸也又安知無隱福哉侯亦可以自慰矣昔朱浮下河東解印綬去者三十人三賢者誤入焉士之升沉有命從古皆然侯亦可以自慰矣

一田贈公郤金序

贈公西川桂史方君父也一田公號也郤金公郤負公者金也古之人出則人食其力居則自食其力惟田為本商若賈君子以為貨殖云夫厥土黃壤田之上也歲

取十千田之獲也若乃廣斥之田雖耕耨耰播人力無以施其工風雲雨露天澤難以神其化其能厚獲矣乎故農者務上田云公既以一田自號復自賛曰天包無外而斂之一掬地載無餘而量則不足義守而疆畎修仁涵而穀種熟然則公所耕者方寸之地乎存仁思義黃壤之心自修天啓百善基之矣仁若義也於公卻金事見之有逸馬入公廐公言之官秣以待主逾年有男子云馬主也遇馬於閑毆牧僕奪馬去居數日而僕死

男子大懼懐金求免公卻之男子愈益懼益百金叩首求納公欵誠譬慰固卻之男子始信公感謝去出而頌曰使公子孫世世顯貴也夫秣馬侍主而男子毆僕奪馬負公多矣數曰僕死以報無道我匪彼穽當之人命夫復何辭此誠死生危急之際也百金至重餽以贖辜必無後虞人情所易動也公不加怒而辭卻之夫仁者不乘人之危義者不利人之有公得不謂之仁且義耶疆畎修而穀種熟殆不愧於自賛者耶是故恩愛溥於

家庭行誼達於鄉國九族化焉四境式焉有本者如是爾然則公所務者田之上上真黄壤者也西川柱史負豸秉驄異時而御而相潤身潤國以潤民推公所獲以食天下其顯揚於公者無既也是豈十千之富徒潤其屋者耶所獲厚矣人力天澤蓋兼得之故為之序且贊曰務廣田之田者荒務廣心之田者昌男子者頌於茲而證

壽特進少師大學士嚴公七十序

嘉靖己酉春正月二十有二日少師大學士介谿嚴公壽登七十百僚羣辟罔不忻慶皆為文以賀而南都諸君子共圖為公祝哥曰惟上天篤壽名臣惟名臣克享天心惟聖主篤任名臣惟名臣克堪主德惟天最難諶非至平通徹三極而無間天曾不私壽之周公人臣之極也尚曰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堪天心豈易享耶惟聖主最難遇聖主者不世出也而又備高天下之德縱高天下之才富高天下之學人臣者非其器冠朝臣而

絶百工何以克堪其任使哉自昔繼世之主莫盛於成康非名公永篤棐三朝之壽何以成刑措不用之化非畢公永弼亮四世之壽何以成道洽政治之休有周八百年之祚自此基焉天壽之主任之臣成之也然則名臣之壽將以壽國家壽萬民豈一身之慶一人之祥哉公躋七旬精神内固氣血循軌耳目聰明步履輕健顔色清和其晉接也天威嚴重公叅侍移日比出殿庭諸侍者皆困乏疲躓公獨從容舒泰若無所事事者驗今

徼後百歲即今日也非天所以篤壽乎公者能若是哉
今天子聖神應運中興才兼勲華德極廣運學貫精微
羣臣少當其意者每嘆真才之難得而獨於公特加懋
眷葢公自拜大宗伯即蒙異數入侍西禁預參機密及
簡貳輔每蒙獨名顧首輔有莫得預聞者晉首輔恒虛
貳輔不設以專其任運籌帷幄都俞吁咈和若鹽梅親
猶父子密札下問日至數四或字而不名位特進祿一
品幾十年來恩禮日隆聖天子萬壽無疆公葢與咸休

矣然天豈私篤壽於公聖天子豈私篤任於公哉公之所以奉答而對揚蓋有高出於羣僚之外者公幼為江右奇童自布衣時學已成名即抱台輔之望既而登進士入翰院讀中秘書乞木石居進修涵養則益淵懿宏肆矣公才浚明敏達冠絕時髦每名對或面授筆札裁答隨應造膝詰問應對如響無不中事幾可上心者定大事決大疑從容數語當事之邦轉危為安幾否而泰矣聖天子勵精率作責效臣下明無不照莫遺於纖悉

法無不施無間於崇卑一不克宅即加詰究中或有甚難處者公潛嘿之轉移牖巷之遇納曲折調劑鎮定解紓蓋有人不及知者昔人謂夏忠靖惟天與祖宗知之公之隱惠惟天與聖天子知之至於公樂與之量受人之虛不倦之勤勞謙之恭真得元輔之體是故天壽之聖天子任之令聖天子至治大化恭已南面於以壽國家於億萬載之長今天下之民用協弍見安享太平咸登於仁壽之域抑誰之力歟是公一身之壽其衍而為

國家天下萬民之壽其所以酬聖主者皆所以答天休也古人謂通於天下之謂達然則公之壽不謂之達壽已乎

送大司徒松泉夏公之南都序

古之大臣負康濟之才者必於其難而見之書曰若游大川會其難也易曰利艱貞濟難之道也稽之古昔事有所窮則經畫之難時有所扼則展布之難人習於縱則振起之難非名德君子曷以濟之户部司天下錢穀

而南户部則總南都之錢穀前南司徒疏陳部政之難備極其狀葢天時告災歲有所逋而年支有常額必取盈經畫難也窮則變變則通力不能以自專而勢有所不行展布難也仕南都者咸以清暇自居安於無為上之人一或督率之嚴則目為多事怨議横生振起之難也今歲春南司徒告員缺大宰疏名上請天子簡公畀之命下之日廷臣共喜以得人慶吏部司大夫髙君諸僚以公及予皆故部屬也將贈公以文屬予嘗觀古之

人當其窮也坐視浩嘆不能自溢於常法之外既制於時又參之已則吾之所司十已去其四五矣怠積習之頹而無蚤入之漸人孰能堪不幾於用罔耶此難之益難也已惟公敭歷中外幾四十年自部屬歷藩臬總制運儲副貳兩京司徒卿宦跡徧宇内聞望滿士林茲行也運弘濟之才竭大作之忠鎮以素昔之重望窮弗能困時弗能扼人固傒志以趨命當書之難而行易以濟之昔之難者今則易然南都之儲無足虞矣經有之公

其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開此正留都之業端有望於公焉是則聖天子簡畀之意也諸大臣明揚之意也諸君子贈言之意也

賀太守吳公初辰序

十一月十日公初辰郃陽尹李君豸介書請文賀且曰我公之撫助我也情同造化豸心感之非文莫宣今適其誕日也謹圖之我苑洛先生焉苑洛子曰施之厚則感之深感之深則形於言言不足以盡其情也則宣之

於文自夫羣分類聚之情見人之所施者異而其所感者亦不同故德同道合彈冠結綬則謂之朋是爲君子之施感淫比曲附二天三竄則謂之黨是爲小人之施感朋進而邦則榮懷黨進而邦則杌楻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彚初九方進而二九即隨之世之所以泰也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以其彚初六方進而二六即隨之世之所以否也始而一人之公私終而一國一世之隆替感施時義亦大矣自李尹之治郃陽公之治吾西

安也甫三載藩臬之旌奬撫按之薦剡交上遞下殆十餘章謂李尹治行為諸邑最謂公治行為諸郡最是故公以李尹為賢而好之李尹蒙公之澤而感之則可見公非作好李尹非阿私善善者同是公而已矣昔周公以寅畏天命為壽之基夫與賢之公畏天之大者也天下之泰可以致之况一身之泰乎公壽耋期可徵也

贈孫子子魚謫南川序

孫子子魚謫南川將行苑洛子攜樊子恕夫孟子汝熙

趙子子春趙子汝完弟汝度子汝聰子汝巽子往餞焉主賓既洽罇俎畢陳汝聰子曰清商初發星河在天征車不可留矣苑洛子曰時哉觴之汝巽子曰臨長河而出涕望霸陵而銷魂悲莫悲於生離者矣苑洛子曰情哉觴之汝度子曰遼海之東既駕而子安之雅麗斯陳衡州之役既行而嘉州之清新繼出吾有詩以壯子魚之行矣苑洛子曰文哉觴之汝完子曰感牛山而起舞臨陽關而三疊吾將歌以侑觴矣苑洛子曰壯哉觴之

子魚避席而言曰金罍已過玉山將頽鯨也不勝德酌矣鯨也不佞弗若於時弗徇於人志遠而程阻心勞而寡與情發於既醉感生於長别悲夫於是樊子振袂而言曰吾聞子魚之治洪洞也夙興而夜寐可謂勤矣溥斂而節用可謂廉矣澤施而仁博可謂惠矣茲行也何以昭黜陟而示懲勸哉孟子曰有是哉千章之木風不停自潔之士毀常至孟軻見沮於臧倉子路見愬於伯寮勢也命也烏足異哉趙子曰有是哉好惡情也邪正

類也吾聞憲官之按山西也龍湫子端溪子白閣子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而憲官皆論劾之王参政李僉事舉世之所共棄者也而憲官皆薦揚之情也類也子魚之劾其如情類何哉子魚捧觴再拜曰諸君子之愛我各盡其情矣至矣極矣其將何以命我哉於是樊子師錫苑洛子曰是惟苑洛先生哉苑洛子曰智慧生於疢疾生全出於憂患困窮拂欝玉汝於成南川雖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冉求之足民言游之禮樂孰非可師者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子魚之謂乎於是子魚翻然喜惕然警充然若有所得曰謹受教矣在坐者執友郭君景華請書之於卷苑洛子曰可子魚名鯨同進士出身

賀魯府典寶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王公八十序

公給舍復軒君父也今年壽且八十矣公經明行飭早負廣譽以博士諸生拜魯王典寶才豊而位儉道亨而程阻人多惜公而公顧泊如也王沖年豪飲於羣臣時

加抑戲或怒而呵之公輙以禮强諫王察其忠實不怒錫祿米文幣焉後益多導諛王者王益驕公曰是豈特醴酒不設哉即去魯㑹國僚皆被逮公獨超然不累既歸絶迹城市獨與鄉耆賢者樂其日用後學儀式焉二月九日公初度也越五月有二日太廟工成禮備皇上推恩臣下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復軒君僚傅巖王君石峯李君練溪胡君松溪李君近山羅君以公受封之慶適八十之期咸以為榮稱賀焉以文命余夫壽者天

人相待者也基於天成於人天者一而人者二是故天篤者壽德格者壽和迎者壽夫或弗既其天者人伐之也或自勝其天者人致之也二者未盡矣是故古人原諸天謂命禀於初非人所移盖清純鍾其氣凝定毓其質則沴戾弗侵壽自享矣然強德篤義天乃自成千人共指真懿必晰盖嚴恭寅畏堅實精明則血氣循輔精神内固上可以奪神功改天定下可以保命原奉初有孔子所謂大德者壽也語有之和樂丕應道迎善氣者

壽蓋受之天者完履之徳者盛矣茍拂逆日困於心憂虞時衡諸志所謂大者或為之揺焉是故往無弗利動無所忤優游豫悦歳月自供盖人之迎者又所以為天之助也斯三者一係之天一係之已一係之遇是故兼有之難矣公今八十康强若壯固天錫以難老也為士而修為臣而忠見幾用哲安恒秉義其徳不亦成乎給舍君弘器逺到陟要登禜貴勲名於盛世先諧孝於庭闈服養固已無方矣自給舍君而下四子十五孫者桂

芳蘭茂又皆休昭堂搆志紹箕裘克類而弗墜焉二曾孫者雖孩提在襁然已玉粹珠輝可玩而樂也然則公舉目咸順適怡悅之境無違戾干犯之慼所謂導迎善氣者公且膺之是故壽矣傳曰聖人在位而王道得人多壽今公生際明時躬逢大典龍章焜燿章服輝煌華階美銜一時均錫其所以慰適其心者又導迎之至也公之壽自是蓋無量矣余聞之西極之山有玄鶴焉雲身而朱頂千年而羽始齊蓋得義氣之精者也東極之

山有靈木焉亦章而翠葉三千年而實始成蓋得仁氣之精者也然皆生於烟霞之外長於雲霄之中畢羅彈射所不驚斧斤樵採之不及其得於培養者亦沃矣是故觀諸物理云故曰壽者天人相待者也因書以為序

送邃谷子詩序

邃谷子謫嶺南與余遇於越海之上萍會他鄉相看若夢締歡言於促膝掩離涕於交頤悲喜可知矣昔送邃谷子赴北山之役謂歸期當三月也比邃谷子還余已

得罪出判平陽白樓滄海動隔關河又三年余來按兩浙遂谷子則蕭蕭江上身為逐客矣於時潮平江闊日白天青傷歲序之易流慨升沉之靡定舉目山河之異回首故里之思感時追昔悵然興懷且悲余生事茫茫後會知何地耶詩以送之

贈龍湖張公簡命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序

天下之重天子主之輔弼之臣佐理之輔弼者經綸寅亮式百僚熙帝載懷萬國鎮四夷旁逜平治弘濟艱難

百責攸萃任至大也古今皆崇重之而我國家尤極其選非才猷超衆品聞望振一時莫得與焉歲戊申元輔以員缺聞且請簡賢以自副上報曰少待蓋皇上嚴惟圖治其難其慎不與他官例也今年春元輔再請上報曰俞命冢宰合文武臺諫集議北闕下疏名上請上親首簡公俾與元輔協恭命下之日朝野懽騰謂皇上之明克宅克俊謂公之簡賢於夢卜而南都諸縉紳尤習公而儀式者也為文賀焉非賀公也為天下賀也夫輔

弼之任誠重矣然上有三接之寵則下必有十朋之益而位極百僚之首則必才極天下之全古之人固有戡定削平勲蓋一世者顧有悔於乾又其有清修峻節名高千古者乃括囊於坤此一偏之長而非全德之器惟乾之九二普施於利見其德文明也惟坤之六二不習无不利其德直方大也迸衡於乾弘濟於坤乾坤大用非全才君子孰能與於斯哉乾易為也而悔坤難為也而利才之全與不全故耳輔弼重任非全才君子孰能

與於斯哉公蚤嵗大魁天下固已俯視一世矣繼覽中秘書為天子門生涵養極研浩乎大成週遊館閣敭歴中外幾三十年作日大望日隆士林快覩竒受知於公最久備祭公論其治身行已之道撫世酬物之宜因中求正即事授理虛盈伸縮天下之事在其消息之中且留心世務近自都邑逺至邊陲於凡錢穀戎馬鹽法水利地理星歴莫不考究盡其精詳細大不遺非所謂全才者乎畢命曰惟公懋德克勤細物迓衡弘濟以副經

綸寅亮之位以成奮庸富有之業非公孰能與於斯哉夫難致者位難有者才難際者時載觀今古雖大聖大賢終身不遇位不能以必得也賢人鍾間氣而生如麟鳳之不常出才非可以常有也雖宅俊之賢居可効之位克由繹之以盡其能而後可成用協丕式之治時不易逢也公際乾道大明之盛時受知聖主簡擢元輔以康濟之全才居輔弼之重位可謂古今極難得者矣其將明揚天下之士翕受敷施使小大各得其位共效用

於明時永保平治之休而無艱難之虞上以醻聖主之知遇下以答天下之仰望固公之責也書曰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又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苔其師以是為公望且以為公賀故曰非為公也為天下賀也

送判府歐公北歸序

公吾邑侯之父戒日將北歸矣吾邑諸君子以公兹來也實裨化理匪直空行爰動念懷之情載與詩歌之頌而矧未贈言之旨亦如斯矣越惟辛卯之春吾侯敷政

甫及六月庶事浚明兆民忻戴既竭在公之忠思展庭闈之孝於是迎公於梓里就養於花封維公子雖貴顯不忘庭訓吾見其慈也維侯承歡朝夕養以大邦吾見其孝也由是基履之貞標準斯建綌閒是衣敷錫無疆吾邑之民盡懿則於天衷儀典刑於神會孰不為父慈興慈焉孰不為子咸興孝焉夫豈但一人之慶一家之榮而已哉是不必考聲教於絃歌求阜厚於倉積而侯之治亦有徵矣昔昭明之化原於家庭鳲鳩之教本之

父子則吾邑之民不言而化不令而行者是蓋風火之機動於感孚之下和平之休速於山澤之感自弗能已矣傳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公及侯之謂歟載惟諸君子於公齒毛遐隔非芝蘭之交勢分相懸無瓜葛之附而瞻戀之懷油然不忍者豈非沐侯之德深感侯之德至而然歟古之人飲泉思脉見玉懷山凡吾人四境晏然五品不斁者孰非侯之澤公之教哉故公之來也吾人仰之公之去也吾人思之

贈大方伯松崖方公致仕序

人臣以進言為忠士以勇退為義忠者臣之大節義者士之美行言矣無補於當時退矣不關於世教斯亦泛言苟退耳復何足以為忠為義哉歲乙亥冬浙江守臣假和賣以媚貴近公為大方伯方伯掌一方財賦出納無不由焉守臣召公語之故且侈言貴臣之能生殺予奪人以挾公公固執不可守臣強之益急公嘆曰吾受一方之寄乃不能為國永圖為民敷錫則亦已矣顧欲

聚歛以奉人容身為邪即上疏乞歸避居私室於是郡邑竟不能違集數萬金於藩司別藏已而朝廷以公素有時望弗即允俞公乃復起視事守臣將取所集金獻之公故弗即給峑具疏上聞辭旨甚激切留中不出公以諫不行義不可留復乞歸朝廷乃出公疏行之特旨命公起公三疏竟辭去於是朝廷從諫之聖遇臣之禮公事君之誠致身之道兩盡其美而無負矣嗟夫朝廷之德浩乎乾坤之大公之節巍乎泰華之高斯民熙熙

然獲萬金之賜又有如霖雨膏澤之潤而海内達而臣文而士莫不傾聞之廉懦聞之立足以書之史冊風乎當時傳諸後世為一代之榮也豈公一身之忠一人之義耶雖然忠不忘君義不絶物以時考之方將大有所為其誰能遐棄於公哉公今歸矣其思所以酬時以荅天休者乎若曰兹行也可以茹芝而避轂矣則非予之所敢知

贈南考功正郎沱村史子考績序

南部考功郎中史子三年考績入覲史子先為監察御史廵按湖廣正法度忤權貴外調者幾年今稍遷至郎中史子為人直而不激廉而不燿正而不諒外和内剛樂易而能執宦遊所至風裁昭聞秉德治行表表在人耳目官箴士脩無弗與也又焉用考哉經言考績其為中人而立乎必率作而後舉必稽察而後見中人也夫其無待而興聲實見於世上下信之遠邇揚之若史子儔者焉用考哉聖人不得已而立此考法激中人也古

之人立德立言光垂於百世士且然矣而況於有位者乎後世且然矣而況於當時者乎使虞廷當時皆如五臣焉用考哉於如伯鯀僝功如共工异若僝不足憑也而考法立焉俾人畏而警慕而勉成中人也我國家辨官論材上稽唐虞三代之制損益裁度用集大成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察其繁簡咨其髙下視其身言進陟有差亦以待中人也若夫茂才異等則又不俟再考迪簡而超遷焉如吾史子又焉用考哉初嘉靖丙午史

子為主事時大冢宰奏薦主事可吏部近大冢宰又薦郎中可行省叅知政事然則史子果能用考也此行也史子其晉升矣序以贈之

贈邑侯王君奬勵序

我國家稽古率作黜陟幽明内則冢宰外則憲臣憲臣舉冢宰酌而陟之憲臣刺冢宰酌而黜之舉刺者激勸怠闒進退最重典也嘉靖己亥監察何公督鹽已一載吾邑王侯治朝邑將三載監察雖開院山西然陝之西

安河南之河南諸郡縣盡屬按治監察一載得代將入覲舉刺羣屬舉憲二旌與獎也吾侯獲獎焉陳牲兼幣肆筵張樂明揚于衆示異等也且曰侯之賢宜聞於朝綸詔有限則監察舉止山西而陜西河南弗得舉也先是監察唐公李公皆嘗列牘薦侯于是二尹張君三尹王君蓮幕劉君曰侯自此升矣請文以贈夫勸而後有為非君子之志也非勸而有為亦非君子之志也君子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是故觀其所由而君子之

情見賞罰無章是非不明儀物不備是故君子不可以虛拘故慶賞者鼓豪傑之心納天下於善二帝三王之所以不廢者也是故車服庸功懋賞勤者勵而怠者興矣夫侯才乂士也非見利而進必勸而始趨於善者也夫侯才乂士也沮之而强顔就列斥之而忍心弗去侯能不思所以高蹈哉故曰非君子之志也由是而志得伸行有孚令聞益達將以施於一邑者大施焉故曰侯自此升矣

贈大司寇貞庵周公考績歸南都序

南京大司寇貞庵周公考績至京師既竣事陛辭將歸朝卿大夫因公西臺和韻之章賡而贈之竒也公門下士乃為之文惟有虞氏三載考績成周氏六服大明當其世作百工於惟時倡九牧而其喜古今稱治莫盛於虞周惟我國家稽古建官遠宗其道近通其變百七十年以來上下交脩中外勵翼雍熈太和之治虞周而降孰有盛於我國家哉惟公弼亮三世夷險一節所以輔

成我國家之盛者茲考也其大畧也然公之已考者六而其未考者三公始尹新安也脩廢墮剔蠹弊發政愛民揆文振德養道浮於天災聲教浹於士類稱循良焉繼為御史也止中宮之佛事上閫外之便宜薦直泰於廢閉劾奸興於幸寵又其大者恥屈身於權璫之門始罷其官繼中以禍介然而弗移稱風節焉嘗丞大理矣稱平恕焉又嘗兩拜都御史矣稱貞肅焉又嘗兩拜部侍郎矣稱浚明焉今為大司寇敭歷兩京聲望益隆於

是天官卿引公於奉天門下北面稽首對百僚以揚休
面九重而奏最天子曰都往即乃司於是春官卿奏言
公功棐篤既賁及於先人宜慶延於後嗣天子曰俞勿
替舊典於是公自孫碩膚引年謝事天子曰咈爾精爾
力爾尚康強其勿困哉此公之已考者天下之所共知
者也其未考者奇則獨知之公宰相器也奇昔嘗事公
而察其所安公有容無我斂多能而若無他技相度也
棟隆井洌可大受而克勤細物相才也厚重如山弗可

激之怒弗可媚之喜相節也當今明天子寤寐元老公方懋厥德異時朝廷下白麻之詔置之黄閣之地公竭十朋之益以酬三接之寵相與保國家熈和之治於千萬年者諸君子之所望也朝廷簡賢圖治之意也是為序

贈掌教王君九載考績序

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夫司政者治官也司教者儒官也是風化之由也官義則士習從之官利則士習亦從之官者又士之由也今歴數十年以來環數千里之地吾

未見夫言義之官言且不聞而況有為之者乎治官教官之弊也久矣而司教者為尤甚始則官壞其士終則士壞其官官士相尋風化益壞昔余德輝以為弊端謬種不可不亟拯而力救之朝議為之太息識者以為名言作而振之弗在貞一君子乎君燕産也少事經義壯試文闈晚謁天部繼教海豐教華陰教華陰亦既二載矣將赴冢宰考績華之諸生介郝生詰來問序贈君詰曰君之教華陰也義以為尚利弗之急貧者富者敏者

魯者沈潛者高明者同仁視之二年間終始惟一故士懐之上與之士懐之故羣聚而保留之上與之故奬書屢下焉夫信君倡之義也其亦時之僅見者乎華之士他日當有感動而興起者矣昔成化中吾邑師有榆次翟方氏吾邑侯有南陽蘇磐氏翟師以義教蘇侯以義治吾邑式化厥訓人才輩出若雷大名之剛毅若周廣平之醇懿若郭盧氏之介直是皆聞義勇為見利而恥者也是皆翟師蘇侯之啓教也然則華之士不有興起

者乎君兹行也陟而為治官則將尹一邑焉陟而為敎官則將敎一郡焉蘇侯治之則也瞿師敎之則也則夫一邑一郡之士又將有興起者矣奚獨華之士乎諳余門牆友也其言足徵乃為之序

贈張乾溝序

世固有不言而能行無名而抱實外樸而中華者不可忽也醫士張乾溝者其近似乎世亦有高談奇論以衒其能陽秘陰露以神其術使病家視之如造化有生覆

之功考其用則殺人者非挺與刃也又張之罪人矣予年十四學醫十年來未得其要蒲多醫楊某者其著聞者也予堂弟病延楊至予素慕之陳鐏俎列管絃舟於縣南之蓮池賞花釣魚以樂楊從容問曰予聞醫之道其要在究病源察脉理識藥性審天時然乎楊曰此其綱耳病源莫要於究虛實虛虛實實者死補瀉得宜可生也脉理莫要於察生尅生生尅尅者死子母相乘可生也君臣佐使藥性之要也君以主之臣以輔之使以

行之而反佐之功不至則驕溢横出者死或一君而四佐或三佐而二君察其受病之淺深可也五運六氣天時之要也氣運涼病雖温加温藥氣運温病雖涼加涼藥涼一於温温一於涼死矣詳是四者而醫道備矣予曰然楊又曰病有三百六十日脉有三百六十度藥有三百六十種時有三百六十變予頗厭其太拘楊曰使君知醫之經傳乎内經本草其經也秦越人淳于意華陀孫思邈劉河間李東垣諸家所著其傳也且誦其書

甚悉予入心服其博記再思曰凡楊之言皆予所知者

予之治病無起死回生之功楊其能度越人乎心復疑

之㘴弟勿藥恙耳疾愈而楊去楊自髙其術非隆禮厚

資不能致正德丁卯予病甚百計迎楊來并蒲之名醫

數人環視嗟嘆弗能治有張乾溝者自言能愈疾張形

容朴野衆皆笑之楊問曰汝能究病源察脉理乎曰不

能汝能識藥性審天時乎曰不能楊曰汝皆不能來何

為者張曰但能愈疾耳乃出藥十餘丸楊曰此丸之後

更何藥乎張曰無楊曰此疾愈後調理尚須百貼張不答諸醫知予疾難治也託張而散予弟五泉大夫訃無所出持藥告諸天曰吾兄之病篤矣而命醫者又山人也惟神其佑之藥進而予蘇明日煩懣不能寐張以竹葉糯米麥門冬煎湯與之而安問餘藥曰米粥少加白煑肉耳遂辭去又二十年予撫晉陽感秘結疾藩臬諸君子召楊至且為之先容曰博聞廣記羣醫不能及也乃誦其所謂究病源察脉理識藥性審天時之槩藥兩

劑非即功予却藥三日事急矣晉王遣典膳送雜牲數品典膳自言能醫出開結枳實丸三十枚楊笑曰我用防風通聖散大黄朴硝尚不能行枳實豈推陳致新者哉予以其藥品雖無益亦無損試服之明日而遣予呼典膳而問之典膳顧楊曰君不思防風通聖散之名乎傷寒用防風以發表防風善結中用硝黄佐之耳非推蕩之劑也楊嘿然去二事相去二十年如合符節漢人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又曰萬石君家不言

而躬行此之謂也然後知天下之事自有真豈惟醫哉豈惟醫哉予自晉陽謝事歸張老矣因書以贈之

賀沈母太宜人八十序

太宜人鳳崗廷尉沈公母鳳崗貴封太宜人今年二月七日年八十矣夫七十稱古稀矧八十乎是可賀也太宜人貞靜恒一老執内則是固凡知徳者所樂道矧鳳崗為人子而又篤孝者乎初鳳崗為給舍時歲在戊戌太宜人夀七十然其時太宜人先以太㢊覃恩封太孺

人矣鳳崗有友二人焉趙太史氏尹太史氏撰沈太孺
人壽文賀焉故今八十以文屬苑洛子苑洛子者亦鳳
崗友也為之序曰山藴粹而玉生玉既孕而山潤前人
之善慶必垂於後後人之善福亦延于前斯物理之自
然天道之必至吾于是徵之沈氏世德云故有太宜人
之德則有以篤鳳崗之賢有鳳崗之賢則有以衍太宜
人之壽人孰無母母有壽者孰有太宜人之德人孰無
子子有貴者孰有鳳崗之賢惟太宜人閑閑靜女實兼

士行絲枲不停其機卷冊恒在其側義撫伯氏之孤順綏贈君之怫奉先祠之獻享而盡其誠隨中饋之豐儉而致其潔蚤脩婦德孝竭翁姑中罹大變獨持家政晚收母教訓子大成是以振沈氏之中衰膺褒封之盛典壽髙八十不杖不扶自是耄而康期而健葢無量也惟鳳崗幼有至性夙承世訓學以充英毅之資才以運碩膚之用富羣業於翰苑盆十朋于諫垣得金矢於廷尉一時聲望雅重士林異日為名卿為賢相所必至也古

之孝子有一念誠懇能延親年起親疾者矧鳳崗之賢謂無介於太宜人之壽不可也趙太史曰樹徳明道以光壽於太孺人千萬世者仲子之責也其斯之謂歟古之賢母有斷機模灰而子以大顯者則鳳崗之賢固皆太宜人之餘慶也尹太史曰不知仲子之賢盍觀太宜人身教之全其斯之謂歟太宜人姓張氏泰州名族父兄皆舉進士為時名人沈氏雖中衰然故名族也故進士公以太宜人歸贈公贈公亦以鳳崗貴贈給事中厚

蓄未𦜳強仕而歿所謂中罹大變者也仲子鳳崗之行次

贈大叅喻君之雲南序

君余廵浙時屬友也以河間守叅知滇南政事初我國家內置中書省設叅政以貳平章外置十三行省設官如中書叅政以藩臣重且要之官舉職者為難君兹行也其能舉是職而無負哉夫人固有未行而知其能事固有未為而知其成非億中也驗其已然而決其將然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

試矣余具有以試君而驗之也哉君昔尹臨海也以循良稱而余時廵浙東是故嘗與之矣君昔按關内也以清肅稱而余時伏里舍是故嘗被之矣君昔守真定也真定為畿輔大郡當天下要衝守是郡者鮮無失墜君剔弊蠹興廢蠱平理政訟應酬賔旅不期年而真定治被其澤者懐出其途者悅言天下郡守者必以君為最而余適自關内趨京師道真定焉是故嘗見之矣其治河間也猶夫真定也而益宏以領是故嘗聞之矣語有

之善規者必能圓善矩者必能方天下之理一也滇之民固臨海關内真定河間之民滇之事固臨海關内真定河間之事以尹臨海者治滇則惠施矣以按關内者治滇則威行矣以守真定河間者治滇則庶政浚明矣是故可以舉職而無負也夫官成而怠心生治成而易心生名成而驕心生古之人鮮克有終者多矣君慎之敬之讓之如臨海時關内時真定河間時胡怠胡易胡驕焉以已然而驗將然以已然而保將然皆自夫君也

君將行矣君之僚某某循故事當以文贈河間侯徐子銘余門牆友也且以君爲予舊屬友來請序君諱茂堅號月楧

贈衛侯獎勵序

我國家統馭羣工大明之典總之一人越在外服惟茲憲臣獲專揚剌故一檄之下榮比十朋而超階允升於茲邁迹能者膺之廣譽歸焉我朝邑行鹽解池爾然東臨大慶防於西據太平寔予鹽利天成取之靡盡轉販

之徒羣趨若市奸日以滋訟日以繁私日以蓄公日以削衛侯曰吁其咎在民其責在我我既在茲蠢茲麗罰茲義罔赦乃嚴其禁多其邏有獲者咎繫之輸徒之獄成而讞於是人鮮冒法解商四達昭聞於上巡鹽院使曰都孰如令賢承我者鮮憲綱明明有典有冊懋爾能選爾勞罔勸厥勸諸屬罔勸署之休詞備以盛物匪幣帛之榮賁顯爾之能匪牲卣之馨實勞爾之成爾令休享侯既奉檄吾邑諸獻將紀之旌常焉予惟唐虞明庶

以功車服以庸我祖宗稽古圖治不借不濫今天子綜核勵精嚬笑是重憲臣業業奉法莫敢輿侮侯茲承茲厥惟光哉匪侯匪教侯亦有造匪侯匪澤侯亦邁種厥德院使之錫各脩其職而已矣易有之益用大作命自上宣或得之而勵或得之而肆侯其勵哉書有之乃汝教工下承其命宜德則興勸輿德則興怠侯宜德哉諸獻曰可以為侯贈矣遂書之侯名傑山西夏縣人

贈太守鄧君獎勵序

初君未下車也同人問焉予曰是能舉職者半同人曰何以知之夫江漢始流人知其必致海者其源大也干將莫邪在匣人知其必利者嘗試故也君昔教榆次而化行晉之兩院使奏書旌之甫三年而擢清水尹清水治最秦之兩院使亦奏書旌之擢守吾同天下之道一而已安有善於教而不善於治良於治清水而不良於治同哉君既涖政未期年繡衣使者以為賢下檄奬之冠花襲幣生牲庶品秬鬯二卣且曰顯示於衆咸俾見

聞風百辟也初兵司集諸侯兵大閲朝邑君遣僚貳率其鄉兵至士氣精明器械整肅諸侯兵莫不望而稱服曰此同州兵也兵司大悦報最於繡衣君之奬者本兵司推薦之力也君余戊子主考京畿鄉試所取士也往賀焉君避席問政葢感知遇圖報稱也吿之曰爲政之道中而已矣嚴以立法而寛以行之恵以澤民而義以裁之廉以持巳而約以助之才以集事而敬以將之恭以接士而誠以率之詞訟不以聽斷爲察而務清簡可

也催科不以速辦為能而期完足可也興革不以無益病衆而急先務可也由是數者而無倦政有不立者乎同諸士曰吾鄧侯克邁先生訓請銘之旌常為侯賀且為侯望焉

贈馬母許孺人八十序

毋孺人副憲馬公元配翰林吉士君母以副憲公官諫垣封孺人云歲丁未予入賀吉士在告中圖歸養焉予就省之謂實授歸未晚也吉士辭謝予曰一日之養勝

三公吉士是也得命歸今年母孺人壽八十六月十八日初辰吉士予戊子主考京闈文場友爲文兼幣賀焉初副憲公自諫垣左遷揭陽丞稍遷至滇南副憲滇南者世云萬里雲南也母孺人皆從副憲公又註誣圜土數年比得釋歸而上天降割矣母孺人方中年當大變獨持家政辛苦萬狀然猶勤節致積延師於塾訓吉士學既成而吉士病正德丁丑嘉靖丁亥病皆危甚護牀越歲乃興悟當病時凡起卧藥食母孺人日夜護持若

嬰兒乃又辛苦萬狀吉士曰非母則一朝泯滅母實再生也夫母以慈爲道者也母孺人中遭家變竭力訓子猶母德之恒也至於吉士兩遭危疾得母以平母孺人實再劬勞矣益慈之慈者也子以孝爲道者也吉士色養志養甘旨之奉顯揚之道猶子職之恒也至於棄官就養若將終身具人情所難乎蓋孝之孝者也即是二者母孺人壽百年可期也稽之載籍植德篤祜自我聰明天道也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天道也古有富人術者

謂其不壽富人侈費享年始中身而資盡壽延九十母孺人婦德式内同宜偕老齊眉矣而中道煢煢無天誰恃吉士竭孝抱德固宜平格壽母矣而又辭不貲之富貴以奉朝夕几為母孺人也母慈子孝持此二不盡之積則知母孺人壽百年可期也

賀汪母太宜人七十序

太宜人四子長春谷君南京太常寺卿次宗凱君户部員外郎宗伊君兵部主事宗名君中式舉人主事君今

為叔氏中丞公嗣太宜人丙申歲以春谷君南京給事中時封太孺人戊戌歲以户部君工部員外郎時封太宜人今年壽七十十二月十八日初辰也人子於親所深願者惟壽為重人必壽而后能享多福子之孝於親者惟顯揚為大是非以其富貴榮之也因其子之賢且貴而親之善以彰況婦德之貞隱在閨壼尤不能不賴於子古之賢母隨業京師凡能佐讀非其子為名賢為名卿孰為鏤之方冊傳諸後世哉太宜人四子皆賢貴

則太宜人之德可徵而其壽之無涯者亦可徵矣夫壽者得之於天全之於人傳曰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言天道也又曰敬則堅實精明者壽和則怡悅豫樂者壽言人道也天陰陽剛柔雜糅絪縕固有脩短之不齊率其固有完其本真不自絕於天者寧幾人哉太宜人年及七旬康強若壯步履輕健不杖不扶望者不知其為老人其得於天者固已厚矣方其從父在室女德幽閑及其釐裝於歸婦道飭謹中柄内政毋儀孔式

針絲烹飪不學而能孝經女訓授卷即通翁姑悅其孝妯娌讓其恭鄉閭範焉玆不以敬乎春谷君員外郎君主事君舉人君伯仲四難金玉交輝聯翩科甲照耀省寺祿養色養孝竭無方夫一子之貴人所難得況四子皆貴乎一子之賢人所難得況四子皆賢乎賢者未必貴貴者未必賢況貴而且賢乎太宜人善獲其祥子迎其志處達順之地怡悅豫樂可知矣春谷君已陟崇階柄用指日員外郎諸君駸駸晉顯歷階可待异時樹勲

業於明時垂芳華於簡冊太宜人名因之而顯豈特隱於閨壼而已哉太宜人四川彭縣尹汪公元配憲長楊素菴之孫教授楊桂溪之女

贈戶部副郎李君之南都序

嘉靖丁未君來守吾同同古馮翊也先漢之遺風猶存又益之君有弗治者乎明年而報政又明年行省諸平章行臺諸刺史郡太守皆稱其能薦之都院使監察院使亦皆素聞君薦之於朝下之冢宰冢宰亦素聞君明

年遷南京户部員外郎君僚二守董君節判常君州幕喬君述其舊治之良欲文乎新政之道焉請文於予夫古之君子所遇有尊卑為治無二道治身治人治家治國一而已矣而况於舊與新乎可以治同者弗可以治部乎君之治同也儒以飾吏庶務彬彬有藝道焉剖決酬荅案無停積得果義焉臨民發政上交下接緩急適宜圓通無窒識達理焉夫藝而流則文果而流則忽達而流則隨實以濟文曰藝詳以濟忽曰果介以濟隨曰

達昔孔子論門弟子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君能酌而用之同之治也何難乎今夫驥未馳而知其致千里者惟伯樂為然已致千里雖常人亦知其為驥也驗舊徵新可以治同弗可以治部乎且州守之職百責所萃崇五教典三禮若百工作人才理錢穀詰刑名治甲兵諸曹之政無不總之但所治廣狹之不同戶屬之任錢穀一事耳可以治同弗可以治部乎雖然治道雖同而規模條貫或異其用故金一也龍泉之

利不可施之以鑿石百斤之杵不可用之以剥雀所司不同也守有君道焉伸縮予奪抑揚高下隨接而應皆由乎已完大闊略皆具用也部屬之分有臣道焉上有司徒亞有左右大夫輕重若毫釐長短若分寸多寡若合勺皆取裁於堂官無得而專焉以君之才無施不可也是為序

苑洛集卷二